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七

晉天福四年閏主壬子歲永隆元年
夏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春正月辛亥晉以瀘州防禦

使太原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晉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希崇事

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

通左氏春秋頗知星歷去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

邊將也我其當之乎至是卒希崇既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甲寅

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靈武自唐明宗以來市馬糴

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流亡甚眾青岡土橋之閒氏羌剽掠道路商旅不行賑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所費多出俸錢民不加賦而事無不辦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彊大諸族向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爲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畱之不遣封內遂安

齊江王遜知證等累表請齊主徐誥復姓李立唐宗廟齊主謙即不忍忘徐氏恩旣而百官皆請齊主乃許之乙丑復姓李改國號曰唐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曰義祖

唐主初受齊尊徐溫爲太祖今

復姓李以溫爲義父
故改廟號爲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髮居

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客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江王孫知證饒王

孫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徐氏假衰經

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

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

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李昇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

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

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甯二年龜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於

是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尤加優渥其子景遠景

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

朝爲房造愛所誣引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元宗朝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出宗遂祖吳王云自峴

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

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吳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辟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溫養

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安古若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房昇歸爲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

殿子以議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恕以爲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

昇少孤遭亂吳知其祖系會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

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

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唐主之生至是年爲五十年遂從之賈盧損至福州問主王

昶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

隨損入貢問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

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

時僧號偏關者以中源爲上國

唐主李昇

以張元達爲侍御史元達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

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

人主好遊畋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

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才行之士固

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

音先舉忠孝廉潔請頒爵賞然後糾繩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

論列大則對仗奏彈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亦由官卑

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

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諒之疏奏唐主擊節歎賞賜

名義方蓋取前朝王義方之名以示勸也 三月庚戌唐主季晁

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曾祖超爲成宗孝平皇帝祖志爲

惠宗孝安皇帝考榮爲廢宗孝德皇帝妣皆爲皇后 己未晉以

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竝加同平章事知遠自

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麻制也制下數日

杜門四表辭不受晉主敬瑄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

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起宿衛諸軍令歸私第榮拜請曰

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卷上年危於朝

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思此語外

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

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晉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

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疆盛卽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卽賀蘭山晉主敬瑄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

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爲延祚不應免死 辛酉晉冊

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爲黠戛

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訖化元年遣使入貢命鄒續何延嗣持節冊仁美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鄒續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鄒督安干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奉化可汗若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

不許

辛巳唐主季昶祀南郊癸未大赦

唐課民三年內種桑

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

勿收租稅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

崇政使即樞密使之職也

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

己晉主敬瑄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卽位之初但命桑維

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

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樞密副使張

從恩爲宣徽使樞密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衍竝

罷守本官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晉主敬

瑄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悴

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

復以李專

美爲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允爲兵部尙書馬允孫爲太子賓客

房喬爲右驍衛大將軍竝致仕閩主王昶忌其叔父前建州刺

史延武戶部尙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

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

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

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

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登加楚王靈希範天策上將軍

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辛亥唐徙吉王季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

季景遂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

諤卒知諤溫第六子也平生每語客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

王家窮極懽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

其言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甯宮防衛甚嚴

秦州本陽州海陵縣

吳範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秦州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甯宮守衛甚嚴不與國人通婚
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
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

名若臨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
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

今楊琪稱疾罷歸永甯宮

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

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

唐主李昇素愛壽王景遂而以齊王璟長將立為太子璟知其

意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

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

唐江州陳襄十世同居長

幼七百人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為一席畜犬百餘

其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又築書樓于別墅

以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有司以聞唐主李昇

下詔旌表門閭蠲其征役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李繼嚴得士心閩主王昶忌之六月罷其兵

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宇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
者言宮中有災乙未國主徙居長春宮 蜀地震洶洶有聲 秋

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

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遂圖不軌
其母又不許重榮曰吾且再卜之府廡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

矢指而祝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

負晉主敬瑄之遺重榮代祕瓊也

見上卷

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

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晉主爲怯謂人曰

祕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眾乎每所奏

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招聚亡命市戰馬有飛

揚之志晉主知之乃徙義武節度使皇甫遇爲昭義節度使以遇

與重榮為姻家故也

續定後境恐其合而為變徒令稍遠以辭析之

乙巳閏北宮火焚

宮殿殆盡

戊申霄辟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

三年令辟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

行之

丙辰晉主敬瑭王叔先令天下公私鑄錢

上卷今私錢多

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晉西京留守楊光

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

民爭利晉主敬瑭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

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謂四

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龍德元年

至是義武缺帥

皇甫遇徙路故義武缺帥

契丹主耶律德

光遣使來言于王請使威襲父土如我朝之法

我朝契丹自謂也

晉主

敬瑭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

威至此漸加進用德光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

有階級耶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

節度使廷允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德光怒稍解 初閩惠宗

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三都閩主審知廟號太祖及閩主王昶立更募壯

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

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

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

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

握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

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

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樞中遺骸外列陶器尙且未壞頗疑前世道

阻未通川壑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眾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武夷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

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

永泰縣屬福州管分七鄉置西陽縣

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二

鹿郡置光山縣仍舊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

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

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

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

人迎延義於武彜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

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

眾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

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

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

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閩

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陞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

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眾亦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

更名曦

曦王審知少子也

改元永隆

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大福

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歸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祿運圖通文四年己亥閩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弑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十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舛悟者高道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亦國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瓚既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為三公平章事校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義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是歲先已自稱閩國王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紀年脫漏耳

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閩道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

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

斬之

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

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河決晉博

州

八月辛丑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

上相

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

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敬聽晉訪以軍

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

晉主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晉主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

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己酉晉

以吳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

愁引獎錦州蠻萬餘人寇楚辰澧州

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置黔中觀察爲黔南節

度後就武泰軍時屬蜀境連內言在巡屬之內也唐長安四年以

沅州之夜郎郡溪二縣置歸州開元十三年以歸武蠻相近更名

起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歷五年又更名興州唐時屬楚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詔

祖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憲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

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癸未晉以唐許王季從

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尙幼李后養之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唐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

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晉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

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言由此不修職貢又求

用敵國禮致書往來晉主敬瑄怒其不遜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

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

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畱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吳

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馬綽節度抗人少與

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復爲元舉娶綽女校尉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勣加檢校太尉秦州雄

武軍也陳休又曰錢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者而後奏討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 初武肅王錢鏐禁

中外畜聲伎吳越王元瓘年二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

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

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
不妒忌而廣嗣續故譽其有託

乃聖元

璫納妾鹿氏生宏傳宏侖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倣眾妾生宏偃
宏億宏偃宏仰宏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
兒於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使賀遂如吳越

楚王駕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

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宏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

爲學十

仲舉孟元應烈昭西郭懿文李宏節肅洙彭繼勳併托拔

恒等四人
凡十人

楚劉勛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

岸四絕勃爲梯樓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使弔其母其

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淵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

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

丙戌置禁柵造佛寺 前所無而今創為之者禁之 閩王王曦作新宮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劉龔曰自馬后

崩 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 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

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

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尙

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唐晉天福五年是子歲凡五區三鎮 春正月晉主敬瑄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

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

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晉主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考異曰洛

中紀異云契丹為胡命所責乃遣使越胡聘於契丹帥將繕設之物為贄晉主方為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蜀國體物並付商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和又遣使於契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惶悅契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執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契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樊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鬻

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為彭師鬻盡歸於馬氏張小二月庚

戌晉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來建於太原晉主敬瑄

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

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

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瑄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馬

希範徙溪州於便地便地者從近楚境前於制令上表於晉以彭士愁為溪州

刺史以劉勅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

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於溪州

今辰

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景良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

楊璉謁平陵還

平陵蓋楊璉之父讓帝陵也

一夕大醉卒於舟中

唐主使然也

追封

諡曰宏農靖王璉妻永興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而卒

附錄玉堂詩話云璉

既卒主璉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編素不茹葷血自稱未亡人焚香白誓于佛前曰願兒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五夕始滅至發濕軟如生先主感其忠痛詔李非勳勒碑宮中紀其異云

閩王王

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

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翽翽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

南鎮軍

後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擬往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離戍兵皆

潰二人爭据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翽與延

政議事不叶翽訶之曰公反耶延政怒欲斬翽翽奔南鎮延政發

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曦遣統軍使

潘師遠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遠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

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成吳越王錢

元璵遣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宣州甯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

列國自相署內都監使薛勗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

三月戊辰師遠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

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

焙即其地置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留守徙彥威為歸德

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

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徙建雄節度使李

德珣為北都留守 置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

險固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陰蓄異謀擅邀取

湖南貢物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

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晉主敬瑄使問從進曰朕虛青州以

待卿青州平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

南臣即赴鎮晉主不之責 丁丑閩建州刺史王延政數敢死士

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帥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

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其眾皆潰戊寅引兵

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

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曰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

今南劍州治所即其地九城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按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

將樂縣降并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縣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師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主孟昶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庚戌晉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爲安遠節度使甲子吳越孝獻世子錢宏傳卒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閩王王曦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犂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晉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及除馬全節

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

進奏吏
謝安遠

軍進奏院之主
吏在大梁者也朝廷俟公受代卽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

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丙戌晉主敬

瑋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中唐之兵討

之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爲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

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唐主李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

將兵三千逆之蜀地震蜀主孟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何也

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彊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唐主李昇

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和閩王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

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

古者盟誓以用牲
加紙書於上歃血

以贊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燔蕭合馨香而已至於灌獻尚鬱食

品用椒荀卽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釀卽宮舍難舌香

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
官典祿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香未以奉鬼神漢武內
傳載西王母降燕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
序備言諸香以譏許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
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
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法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復卽
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錄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

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

資財皆爲承裕所奪承裕入據安州甲辰晉將馬全節自應山進

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

應山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

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

於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

大統十六年於雲夢屬承裕及其眾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遂

步古賦置雲夢縣

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眾千五百人於城下送虜監軍杜光

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晉主敬瑄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

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

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

唐主李昇命祖全恩將兵

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於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

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與時事也

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

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

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遣晉主書

曰邊校貪功乘便據疆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

言律之以軍法則裴師者此所

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晉主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城

濟淮

九域志宿州新縣有桐城鎮自桐城而南之渦口則濟淮矣金人謂或曰桐城在宿州臨渦縣

唐主遣戰艦

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俞舊將劉康

後晉天福五年

領之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也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李昇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潯陽縣還勞之曰

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

爲羹某日市肉爲臠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

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植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秋七月閩主

王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多爲僧凡度

萬一千人 乙丑晉主敬瑄賜閩使鄭元弼等帛遣歸 李金全

之叛瑄也瑄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咸

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謂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已

已晉主敬瑄賈仁沼及桑干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李昇待之甚薄 丁巳唐主李昇立齊王璟爲太子

兼大元帥錄尙書事 晉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晉主敬瑄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

貨且慮爲子孫之患晉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爲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爲子孫之患奏

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遁入敵國宜早除之晉主

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

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上卷三年爾

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

遠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朝

贈太師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晉天福五年

胡三省曰嗚呼財之累人如此祕璣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
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璣楊光遠復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
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

唐齊王李璣固辭太子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
分如臣兄弟交愛尚何待此九月乙丑唐主某許之下詔稱其守
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爲之赦殊死以下然
詔中外致賤如太子禮 丁卯晉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
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晉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是年
劉知遠代安 辛未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
彥威鎮魏州 晉主敬瑄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
翰林學士李潛輕薄多酒失晉主敬瑄惡之內子罷翰林學士併

其職於中書舍人潯濤之弟也 晉楊光遠入朝晉主敬瑩欲徙

之他鎮謂光遠曰國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尙未之賞

國魏見上卷二年三

年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

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

其勢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冬十月丁酉晉加

吳越王錢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

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

有災勸唐主李昇巡東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唐主發

金陵甲寅至江都又建元門感念疇昔泣然流涕遣使問士民之

不能自存者宴羣臣於舊第賜高年疾苦憚獨米人二石 蜀地

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閩王王曦因商人奉表於晉

自理言己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爲也十一月甲申晉以

職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李昇欲遂居江都

以水東漕運不給乃還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延翰常典選事吏不能欺畏之如神明

立朝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于簿領無不明白故時望甚重

及其入相人以爲晚惜在位不久未盡其用 是歲漢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趙損卒以甯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晉主敬瑄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十卷

元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奔晉歐陽修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末

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散

處蘭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爲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龍吐谷渾復東

徙居雲蔚之端自五聖生齊蓋取飛狐道奔瀋州也宋自曰時谷
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歷後吐蕃陷安州其眾東徙散在
朔方赫連澤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
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鎮河東遂散居州界青詭謂之
退渾其後吐谷渾自謂皆赫連之部落赫連譯為李克用所逐歸
南州李匡傳途居蔚州界部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
為部督依北山北石門為樞賜其額為南朔府以都督為節度使
契丹主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讓

晉主以招納叛人為契丹請讀不已
至晉天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舉
契丹遣王錢元璵率子宏佐嗣春正月丙寅晉主破遮遣供奉

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析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

故土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王曦欲以建州為威

武軍自為節度使曠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

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
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治地南部曰建安
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劔州管内

有富沙里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二月壬辰置作浮梁於德勝

口是爲唐州河

唐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治海陵鹽監使褚仁規

勤幹敏給能理繁劇唐主李昇卽以仁規兼縣事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凡魚鹽竹葦之物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民罔有遺負以故供億辦而民不怨唐主以爲能陞海陵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卽以仁規爲刺史太僕少卿陳覺海陵人也有兄居鄉里犯法仁規笞之覺挾私怨譴仁規貪殘時唐主將巡東都遂罷爲扈駕都部署仁規忿至是上章自訴唐主下其事命覺爲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而歎曰吾本孤立所賴知我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哉覺還奏其罪狀甚多遂賜仁規死而覺始用事 竇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

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譏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晉主被遮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癸巳式至涇州彥澤命抉口剖心斲其四肢而取其妻時義成節度使史匡翰建瑋之子也雖世將家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不倦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自名故所至兵民稱慕之其鎮義成時從事關徹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饗食張式未見史匡翰敢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賈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趙玘紫米國經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

二月戊申晉停買宴錢

蜀自建國以來

唐清泰元年蜀建國

節度使多領

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事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

所訴蜀主孟昶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

兼中書令趙廷隱

蜀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策時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

樞密使武信節

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甯節度使同平章

事張公鐸檢校官竝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

昊知武甯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甯軍諫議大夫也繼知武信

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甯江軍

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

也

晉除民天福二年至四年道稔

夏四月閩王王曦以其子

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

謀

汀建接壤故疑之

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唐

主李昇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薨北京留守

李德琬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唐主李昇遣通事

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晉主敬瑄不許 自黃巢犯長安

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

稍息及唐主李昇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

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

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

劉龔遣使如唐謀其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登山南東道節度

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

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孟昶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

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日竭陸運日艱蜀主乃辭之又求援

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
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
之蜀主孟昶頒官箴於郡縣其略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
令長撫以綏之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蜀主好
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
辭朕不爲也置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
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晉主敬瑭晉主爲
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
野博野縣屬定州宋建興四年以其地置南遷軍景德元年改永
定軍天聖七年改永清軍金隍爲蔚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
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兩突
厥也西突厥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

月以來契丹號令諸蕃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

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

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

朔州舊非節鎮蓋契丹所陷也

求歸命朝廷

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

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

此謂趙德用董溫琪

楊彥詢翟璋等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

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遣朝

貢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握彊兵不

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

去年

劉知遠自魏來朝時尙密大梁察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

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

也不可負之今所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

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

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

牛羊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

鈞圍作

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

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

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

遺民

幽燕諒莫既屬契丹鎮定道景悉爲邊鎮邊境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礮處騎不可得而人其入寇多後山而歷鎮定故

其地爲

虜衝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

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閒隙

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

輸給帛謂之耗蠶有所不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
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蠶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
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
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
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主帥赴闕謂對知道來朝軍府無人臣竊思慢
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乞陛下
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
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閔王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
刺史王繼業乃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
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揚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
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

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

楊涉爲州於唐梁肅代之際

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

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楓詣朝堂極

諫曦曰老物狂癡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

計使南安陳匡範

南安縣舊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

匡範請日進萬金曦

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騰匡範

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

筭不能足日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

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斲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

紹頗代爲國計使

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紹頗

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縣州戶

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唐主李晃自以專權取吳

尤忌宰相權重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畱中旣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晉主敬瑭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畱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

去年以遼沁隸昭義軍

以北京畱守李德珣爲鄴都畱

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

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

爲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王錢元瓘好治宮室至是府署火官室府庫幾盡元瓘避火

火輒隨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李昇乘機取之唐主

曰今大敵在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

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且柰何利人之災因遣使唁之且

調其乏。閩王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爲泉州治所。延政不從。驤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內，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驤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眾心，罷歸，酖殺之。八月戊子朔，晉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遣馮道、李崧、臆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帝旨，主指而薦之也。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邊山。是恨二相。爲馮道不用于漢，重李崧見殺，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驤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壬辰，晉主敬瑄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晉

主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
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立審思之無取後悔
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
通謀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腹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
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宏佐尙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宏
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
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_{年五十五}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
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宏伯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
立宏伯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王子惲入府執
而殺之廢宏伯爲庶人復姓孫闡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

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宏佐爲節度使時年十三九月庚申宏
佐卽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
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宏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勒政務
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宏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
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辛酉晉滑州言河決

考異曰辭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

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
州竟濮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
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決漂浸及濮州耳

晉主敬瑄以安重榮

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
詢至其帳契丹主耶律德光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
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德光怒乃解

臣主王職以其子

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竇劉知遠

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朝廷賜爲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

吳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皆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 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

以節鉞威遂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安重榮小

字崇胡 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

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

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

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於知遠知遠處之大

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 收其精

騎以隸麾下爲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鞏

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達鞏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閻王王曦卽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閻同平章事李

敏卒 晉主敬瑄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

何以備之晉主曰卿意何如凝請密置空名宣敕十數通

皆出於樞密院

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

付畱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晉主

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

九域志襄陽北至鄧

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二百五十里

鄭王重胤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

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中州

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

里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畱守高行周爲南面

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

海爲先鋒使陳思讓監焉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畱守李德

琉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冀州威勝節度使

安番陣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

九域志
冀州湖

陽縣有花山銀場今
宋花山在湖陽北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

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宏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藥州嬰城自守

唐王季昇性節儉常躡蒲屨盟類用鐵盞

澡手爲盟
雖面爲類

著則彩於

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建號後卽金陵使府爲

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齊王璵嘗欲以杉木作板障有

司以聞唐主曰杉木固有但欲作戰艦命以竹代之死國事者皆

給祿三年文武亡沒子孫皆隨才以敘不限資蔭或營其婚嫁幼

未堪任與無嗣者出內帑以給之有老親者倍其數又分遣使者

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閒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

它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晷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顙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顙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朔置徙鄭王重貴爲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琬爲東都留守 丁亥置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南共討

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漢水南津楚王監

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

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侖之子也

張侖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

置安重榮爲安

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置言入

朝晉主敬邁聞之王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

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

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

蔡行遇

行遇者安從進巡內刺史時
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

晉武德使焦繼勳邀擊敗之

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初安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

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

二年安重榮
始帥鎮州

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

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

彥之恨之戊戌置杜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

九域志宗城縣
在魏州西北一

百一重榮爲偃月陳置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邱

王重允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

翼重允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

卻趙彥之卷旌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置軍殺而分

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置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

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晉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

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

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冀州刺史張

建武等取趙州

冀趙二州皆安重榮連屬

漢主劉蕘寢疾有胡僧謂漢主曰

識書有言滅劉者蕘名蕘不利漢主自造蕘字名之義取飛龍在

天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讀若儼

庚戌晉以錢宏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

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八

王晉天福七年漢主劉昫光
資天元年是歲凡五區三鎮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
門導晉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
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晉主敬瑄命漆之函送契丹初重
榮之將反也怒指揮使賈章而殺之誣之以反賈女尙幼欲捨之
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死吾何忍獨
生願就死重榮亦殺之鎮人莫不憐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

也 癸亥置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

鎮州本恆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

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改軍號

丙寅置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

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

盡有之晉主敬瑄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

為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 置張式父鐸詣闕訟冤

張彥澤殺張式

事見上卷上年

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閏

主王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鬪主寵而憚

之 蜀地震 置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

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晉主敬瑄遣曹州防

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

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與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

邱向求豫政事唐主季晃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
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以齊邱知尚書省事其三省
事竝取齊王璟參決所以齊邱視事數月視吏夏昌圖盜官錢
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省事從
之 晉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收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
爲節度使 三月閩主王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晉遣歸德
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河患遂平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捐財賑廩設方略饑民愛之不忍
流去 閏月晉天興餉食麥 晉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
兵皆敗沒詔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自涇州代還至陝 使亡將楊洪
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泰彥澤在鉅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

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敬瑄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

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彥澤與希範
又討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

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

彥澤敗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

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

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瀦洗聖德

疏奏留中受益從讞之兒子也

鄭從諱見
唐僖宗紀

庚申刑部郎中李潛等

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潛復與

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

兩省官中書
門下省官也

奏彥澤削太師請論如法詔

王召潛面諭之潛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

潯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潯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

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

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

晉主拂衣起

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

爲張彥澤爲契丹用以殘賊晉國李壽詣彥澤而不

懼張

本 潯乃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時論譴之

漢主劉武寢疾以其子秦王宏度晉王宏熙皆驕恣少子越王

宏昌孝謹有智識乃呼宏度宏熙小字謂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

翺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我事惟宏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

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欲翺乃謀出

宏度鎮邕州宏熙鎮容州而立宏昌

爲宏熙殺宏昌而及紀張本

制命將行會

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丁丑漢主殂

年五十四

漢主爲人辯察多機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

子爲洛州刺史

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

耳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性嗜殺

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覓斬刈人則不覺柔頤垂涎呀人以爲蛟蜃之精也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宏度卽皇帝位更名玘以宏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敬瑄瑄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乙巳晉主敬瑄薨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太后晉主之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邱旣罷尙書省不復朝謁唐主季晁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臣之力

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乾化二年

今為三

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雖與其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裡

書言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同安樂

齊邱曰臣實有此言然臣為遊客時

陛下乃偏裨耳今不過殺臣遂引去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

福性子藹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邱為鎮南節

度使

漢洪州之約宋齊邱本洪州進士

臨行唐主謂之曰豫章公之維桑也衣錦

簞行古人所貴乃賜以錦袍手為著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晉

主敬璫寢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重睿直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歸之曰此

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常歸許且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群史

六月乙丑晉主殂

年五十一五代會要祖於鄴都大內之修昌殿

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

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

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

遠由是怨齊王劉知遠不入援張本丁卯晉主重貴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閩富沙王王延政圍汀州閩主王曦發漳

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

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

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里益王氏所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

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秋七月壬

辰晉太皇太后劉氏殂閩富沙王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

克而歸其將包洪質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福州將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校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庚

子贊大赦 癸卯晉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賁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扶繼制上備契丹之隙張本 晉之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

見上卷 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 并樞密於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為舊

晉主重賁不許 有神降於漢博羅縣民家 博羅漢古縣唐屬

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

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

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其禱於

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其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

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 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少無他方略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劉玢以越王宏昌為都統循王宏晁為

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

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東方州縣謂番禺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庠端州人也

賈高行

周聞襄州踰年不下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

周曰

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為鎮入雞澤縣

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

不早迫之尙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

元城縣帶

州

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晉以趙瑩為中書令

閩

主王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

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

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閩主怒并客將斬之

閩人第

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庚午晉葬太皇太后于魏縣

漢葬天皇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李昇曰爲災相興利除

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卽位命法官及尙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

庚寅行之 閩主王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

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遣御史按之廷

英懼詣福州自歸閩主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閩

主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

后乃還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唐主李昇下詔曰

前朝失御疆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

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益有年也是惟武人用事故德化蕩而不

宣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楚王馬希

範作天策府 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

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辰溪

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經曰丹砂生深山石崖

其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指狀若芙蓉頭箭鐵連狀者紫黯

若鐵色而光明瑩微碎之新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

兼佳過此則淘地衣春夏用角簞 角簞削竹為細篾織之藏節去

之秋冬用木綿 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

土人取而紡之藏以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蜀地震摧民居

者百數 十一月庚寅蓋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 陵在

府壽安縣廟號高祖寃靈車所過民租之半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

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 蠶鹽所以哀諸州天

成二年赦每二年二月

內一度俵散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則顯德三年敕齊州鹽
鹽必秋使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槍械濱海青每
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
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

晉之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
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

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

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畱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

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
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

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

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稅而鹽價頓賤去出鹽處

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

絕興販歸利於官場院雜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攸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昶元妃
梁順夫人之父閩主王曦

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閩主有龍陽
之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

尙書竝同平章事閻主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
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
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尙書勿憂醒而
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閻主曰維岳身甚小何
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閻主欣然命捧維岳下
殿欲割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乃捨之

晉主重貴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

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
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令高

李崧曰屈

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
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王
耶律德光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遣卽帝位延廣

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虛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

懿光擊晉懿光頗然之

爲契丹入寇張本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李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春正月

癸卯蜀主孟昶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

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

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同光二年國

人非之晉主重貴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

京

帝卽位於鄴都保昌殿樞前至是始還汴

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庚午

寒食晉主重貴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

唐宣城王瑑景

達剛毅開爽唐主舅愛之屢欲以爲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

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邱唐主幼子景湯後宮种氏所生

也种氏有國色寵冠後宮唐主性嚴厲每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

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唐
主之怒不覺頓解故景暹之愛過於諸子他日唐主如璟宮遇璟
親調樂器大怒詰讓者數日种氏乘閒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爲
嗣唐主怒日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立
命暹之數月度爲尼而景暹之愛亦以弛唐主嘗夢吞靈丹且而
方士史守冲審辰厭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
用羅縠最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常依海州刺
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
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筍而已發筍觀二錫九餘
無所有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幸吾朝來其光
銳不然身首殊矣匡人異之以告匡國匡國固練然因密召辰問曰
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
戒三日趨近郊斗牛之地試之匡國如期與俱至城東辰探懷出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
之聲雷空而轉忽繞匡國頭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鉦
鏜匡國汗下如雨神魄俱喪乃稽首謝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

展笑引手收之復爲錫管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
大開胃口自此體遇爾厚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
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爾有是邪羣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
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尙
未能去飢餓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
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
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 駕部
郎中歙州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宣
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
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天成二年 爲筆藻麗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

晉書 卷八十八 齊書 卷八十八

媚險詐漸不及君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附錄廷紹初爲太醫令不睦知名公祖暉中拜醫進藥無驗廷紹進褚實湯服之頓愈宰相山陰己嘗病腦痛醫工莫能愈及廷紹至先詰其廚人曰相公酷嗜何物曰喜食山雞鵲鳩廷紹曰我得之矣殺以煮豆湯一服而立愈藥醫跌議其方他日以褚實治疾瘳以煮豆治腦痛皆不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傳金石我故以木之爲實勝之木旺則金絕矣西公嗜山雞鵲鳩二鳥皆食烏鵲牛夏薏豆乃解其毒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耳藥醫乃大服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先是溧水天興寺桑木生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左跪衣赓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縣撤置棺中以仁壽節來
獻人皆以爲祥而識者按焦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而唐
主殂祔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
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
政亂之本也安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
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
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性甚忠侃雖平居頽然不言是
非每國有大議必首斷之丙子始宣遺制肅主末年卞急近臣多
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
室以俟升遐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唐主相吳禁壓良爲賤買良
人子
女爲奴婢謂之壓良買良
人子
爲賤律之所禁也 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

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此必延己等所爲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民之子爲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臣以爲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尙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畱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几章奏畱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閩富沙王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

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

城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延平鎮爲鏞州鏞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元永安耳延平鎮爲鏞州平縣晉改爲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

後王延政置潭州南唐改鄆州取實化龍於延平津以立皇

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

為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鄉十

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其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未幾以承祐

同平章事思恭選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

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

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

皮三月己卯朔晉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唐王李昇殂已旬日齊王

璟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以袞冕被之曰大行

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璟

上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通鑑纂要卷之八

乃即位大赦改元係大祕書郎韓熙載王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

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不從尊皇后宋氏曰皇太后立妃鍾氏爲

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拜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

子必先諸姒以故唐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言者后輔相之功居

多云唐主李璟未聽政以居喪未歸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

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馮延巳時爲唐主爲

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

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

業耳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

周宗爲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于江州唐主以齊邱宗先朝勳舊故順人

望召爲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

王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

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邱之黨疾之坐封

駁制皆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

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

川敬

宋齊邱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仕之馮延

巳延魯魏岑雖齊邱舊僚皆依附覺與休甯查文徽

吳分嶺縣置休陽縣後改

日海陽晉武帝改曰海甯隋改曰休甯唐爲泉州九城志在州西六十六里

更相汲引侵竊政事唐人

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

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

一言稱旨遷躋通顯

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

後有立功者何

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岑旣得志曾覺遭

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擯斥之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王劉

玢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

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宏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

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

然後入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晉王宏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

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宏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

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

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宏熙

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盡殺其左右

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宏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宏熙卽

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玢之弟也改元應乾以宏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宏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

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尙係殷之女

考異

日閩錄作尙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爲賢妃妃有殊色閩主嬖之醉中妃所欲殺

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蜀主孟昶大遷良家子以備後宮新津

縣令陳及之疏諫賜金百兩而採擇不止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旣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尙

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

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

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

困民五也

謂置鎮州

除道裏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

後晉天福八年

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里

曾不愛金陵

錢塘乘虛相襲六也

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

括高貨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

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歟怨甚大八也與唐

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聚榭崇飾無度十也殷

主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王劉殷既立國中議

論詢詢

言其孤兄自立也

循王宏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

思潮等聞之詣宏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宏杲方宴客思潮

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宏杲

獨考歐史云宏杲屢誅思潮等

免乃雷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宏杲謀念來生王宮今見殺

矣後世應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

殺之與通鑑

所載不同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宏昌賢而得眾尤忌

之

宏昌見忌事

雄武節度使齊王宏弼

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

自以

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王曦侍康宗

閩主王曦

會

新羅獻寶劍

新羅國之於閩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

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

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閩主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

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閩主思倓前言而倓已卒乃命發倓冢斬

其尸覆面如生血流被體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

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閩主大惡五十事閩主

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丁

亥晉主重貴追封其伯父敬儒爲宋王 甲辰晉以旱蝗大赦

秋七月己丑晉主重貴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

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錢宏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排斥

異己宏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

後晉天福八年

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於睦州璠與右統軍使

胡進思益專橫

爲吳越誅關璠張本

璠明州人

今明州納潮縣謂之關相公廟

文慶睦州

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王季瑊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

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

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爲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

約以兄弟相傳位立長子宏冀爲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

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身

爲宏冀毒景遂張本

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游後苑泛舟池中而唐主舟覆景達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

唐主出人以其爲精誠所感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遇賢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趣虔州唐

百勝節度使買匡浩不爲備

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

改虔州爲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 遇賢累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盡

閉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匡浩公鐸之子也

賈公隱見二百六十年 八月乙卯唐主李琮立弟景逵爲係甯王

初景逵母种氏始入宮久不見幸宋后屢薦引之既承恩寵服御

僭擬於后而宋后稀得進見及种氏得罪后雖撫景逵如己出而

深怨种氏每欲甘心焉既而烈祖殂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於

今矣賴唐主力保全之設种氏得歸景逵宮久之景逵改封信王

出爲虔州節度使在鎮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

屠教而景逵獨排之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張樂飲酒景逵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書記孫峴必苦口規諫景

逵爲之加禮及峴卒厚卹其家言及必流涕 贛夏州牙內指揮

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

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趙州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

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晉主尊其母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妃代北人

也

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爲皇伯今晉生母安氏爲皇太妃將以爲誰之妃乎

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

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初河陽耳將裔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鹘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

者道回鹘務籍今之回易場也

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

廣說晉主重貴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

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戍子釋榮慰

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

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
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
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亡願記之
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耶律德光德光
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
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
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
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
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
之狀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晉主重貴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

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錦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

從官自皇弟晉以下

容卽重晉也避晉生名故去重字

至伴食刺史審從者各有

差晉主亦賜延廣及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不知其數而君臣窮奢極欲以相誇尚如此冬十

月戊申置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允養以爲

子

歐史重允高祖弟也不知其爲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

及留守鄴都娶副留

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曰安喜

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復爲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允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重貴

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晉主遂納之羣臣皆賀晉主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晉主與夫人酣飲過

梓宮前醮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不覺發笑

為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

皆大笑太后雖悲而無如之何至是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

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晉主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與議政事後契丹入寇暴晉主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

人倫之大也漢主劉晟命韶王宏雅致仕庚午晉復括民穀

唐主李璟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迥賢以通事舍

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迥賢屢破

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

後襲之遇賢棄眾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迥賢以降斬於金

陵市去年七月張迥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十一月丁亥漢主劉晟祀南郊大

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錢宏佐納妃仰氏仁諡之女也仁諡見

任於吳越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主元璣

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

州之礪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軍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單

州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賊何超

權知單州此應州之金城縣也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

通也唐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於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

朔晉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滑

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甲寅徙楊承祚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登州平盧巡屬也光遠益騎密告契丹以晉主重

置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

亦勸之契丹主耶律德光乃集山後及肅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

將之

山後即蔚蔚雲應諸州肅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上是人民

委延壽經略中國

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

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晉主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

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德清軍於濮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在濮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濮州於德

勝寨乃於其濮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則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濮州之北七十里徵近

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邱廣樹

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李璟唐主由是薄齊邱既而陳覺

被疏乃出齊邱為鎮海節度使

陳覺者宋齊邱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

齊邱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

齊邱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二年

唐主知其

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

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邱乃治大第於青

陽山白曰青陽縣本吳臨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縣爲
陽山縣唐天寶三年分淮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
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甯州酋

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甯州唐之南甯州也
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

置甯州于清溪蠻去
黔州二十九日行其州無官府惟立碑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

而已是歲膏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至海壩西距隴坻南

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

括民穀是年秋七月以年
歲用不足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磳不留其食有

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白劾去民餒死者數

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畱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

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儀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

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

杜威平安重榮即用爲恆帥帝卽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

軍號亦

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

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

錢二百萬闕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

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

唐節度使半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

兵觀察之職掌民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馬

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

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十人爲銀槍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

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

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襪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

賦斂後周武帝製機頭裁幅巾出西廊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屬向上至宋太祖始爲放腳每遣使者行田

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

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人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

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資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贖

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

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

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

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

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

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圍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

番禺謂漢制清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 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能輸米之令誅

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恆請見辭以晝寢恆請客將區宏練曰王遲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閩王王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錐楚閩王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郭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閩王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三終